

*Shijiezhentantui li Mingzhu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美] 玛丽·莱茵哈特 著

宋文 译

螺旋楼梯

*Shijie xentantui li Mingzhu
Jingxuan*

世界
侦探推理
名著精选

群众出版社

[美] 玛丽·莱茵哈特 著

螺旋楼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螺旋楼梯 / (美) 莱茵哈特著; 宋文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4

(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

ISBN 7-5014-3409-3

I. 螺… II. ①莱…②宋… III. 侦探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948 号

螺旋楼梯

著 者: [美] 玛丽·莱茵哈特

译 者: 宋 文

责任编辑: 萧晓红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409-3/I·1443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 提要

夏天，老处女瑞秋带着她的两个已成年的外甥（一男一女）来乡间度假。在他们租住的别墅里，有一座引人注目的螺旋楼梯。让人无法忽视的是，就在这座螺旋楼梯旁，发生了一桩又一桩的怪事。先是别墅主人（银行家）的儿子被射杀在楼梯旁，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幽灵在出现。这幢别墅以前就有闹鬼的传闻，此时，更是将佣人一个个地吓跑了。

与此同时，别墅主人的银行破产了，银行家突发心脏病去世。警察专门驻守在这里，但该发生的事照样在发生。

坚持要留下来查清真相的瑞秋，这时，却受到了各种有形及无形的威胁，被

A0295/05

内容 提要

要求马上搬离。瑞秋疑心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却又一次一次地被自己否决了。决意找出底里的瑞秋决定单独行动。她发现了一个密室，独自走了进去。就在她暗自欣喜的那一刻，门被沉重地撞上了。她在里头被关了两天两夜，她知道家人在满世界找她，她却无法让他们知道。空气愈来愈稀薄，瑞秋几乎要绝望了。门打开了，来了一个人。全然是有备而来。真正的恐惧出现了。这就是“死去了”的银行家。

小说结构严谨，悬念重重。作为世界悬念小说第一部，有着当之无愧的传世价值。书名“螺旋楼梯”，作为本书的一个

内容 提要

重要场景及关键意象，自小说问世以来，就一直成了悬念小说的代名词了。

《螺旋楼梯》情节迥然，情趣盎然，文采斐然，不由你不喜欢。



目录

第一章	租住“阳光居室”	1
第二章	未可名状的探访者	10
第三章	螺旋楼梯旁的倒卧者	19
第四章	嫌疑人群	25
第五章	警察蹲点“阳光居室”	32
第六章	“我”有嫌疑	40
第七章	戒备森严的“阳光居室”	48
第八章	神秘人物	56
第九章	嫌疑似有定点	67
第十章	商人银行倒闭	76
第十一章	令人惊吓的人影	84
第十二章	露易丝隐匿小木屋	89
第十三章	银行家死了	98
第十四章	令人疑惑的女人	109
第十五章	白衣身影	115
第十六章	露易丝不见了	121
第十七章	侦讯现场	127
第十八章	让人惊惧的洞口	135



第十九章	又死了佣人托马斯	142
第二十章	奇怪的纸条	148
第二十一章	按图索骥	155
第二十二章	不请自来的闯入者	166
第二十三章	“我”险些误杀哈尔斯	171
第二十四章	寻找陆先·瓦勒斯	179
第二十五章	好戏真的开场了吗	185
第二十六章	哈尔斯失踪了	194
第二十七章	露易丝的未婚夫到访	203
第二十八章	坚强的“我”也倒下了	209
第二十九章	意外来客	217
第三十章	哈尔斯去而复返	226
第三十一章	死的不是银行家	232
第三十二章	关于陆先·瓦勒斯	238
第三十三章	“我”独闯密室	244
第三十四章	难以置信的真相	255



第一章 租住“阳光居室”

这个故事有关一个年届中年的老处女是如何昏了头，放下城里神仙般的生活不过，却跑到一个小镇，住进家具齐全的别墅里度暑假去了，后来却发现自己被裹卷进神秘之中。那是一桩让新闻界和警察局雀跃不已、同时能让他们业绩扶摇直上的刑事案件。

二十年来，我一直过着极为舒适的生活。每到春天，我就将门窗紧闭，窗缝填实，卷起地毯，收拾起遮篷，家具盖上棕色的防尘亚麻布。只要炎夏一到，在众多友人挥汗如雨之际，我便与他们告别，避居到宜人的宁静小镇。这里，邮差每天来访三次，有充足的供水，不必受制于屋顶的水塔。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陷入了一团迷乱。想起在“阳光居室”的几个月时光，真怀疑自己怎能毫发未损，幸免于难。现在，一些悲惨经验的后遗症在我身上就有体现：头发变成灰色了。直到昨天，丽蒂才提醒我这回事，还叫我在洗发水中加点儿靛青剂。这样一来，头发就会呈银灰色，而不是泛黄的白色。

我最恨人家提起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所以便无情地打断她，厉声说：“不，我这辈子都不会用靛青剂或浆衣水一类玩意儿的！”

丽蒂说，自从那个可怕的夏天之后，她胆气尽失。但事实上，她仍余勇可贾。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当她有话梗在喉头，开始来回走动时，我只要威胁说要回“阳光居室”，她就会装出欢呼雀跃的样子——其实内心害怕得很——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那个夏天绝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新闻报道过于捕风捉影，显得东鳞西爪（有家报纸提到我一次，但也不过就是以事件发生时的房客身份）。这不禁让我觉得，说出实情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杰米逊警官虽然没有给我颁发嘉奖状，但他说过，总有用得上我的地方。

要讲述这个故事，先得把时间往回追溯几年。确切的时间是十三年前，我哥哥去世，留下两个孩子让我照顾。那时，哈尔斯十一岁，葛屈德七岁。倏忽之间，所有母亲的责任都落在了我身上。要像孩子们多年来在生活中习惯的那样，把母亲的责任履行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男人将一头公牛扛在肩头上走路一样，举步维艰。可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等葛屈德过了绑发



带的年纪，而哈尔斯穿长裤时——这可真省了我不少缝补的活儿——我便送他们去上好学校了。此后，我的职责大多是用在信件往来上，外加在每年三个月长的暑假里，为他们添购衣物，翻看他们的交友名单，以及在各方面充分展现已封存九个月之久的养母之情。

我特别想念跟他们在一起共度的几个夏天。等再大一些，他们就去寄宿学校和大学了。渐渐的，我发现，我签在支票上的名字比我定期写给他们的信件上的署名更受欢迎。可是当哈尔斯和葛屈德双双完成电机课程和寄宿学校的学业，而回到家里住下的时候，情况立刻发生了变化。葛屈德回来的那年冬天，我就一直忙个不停，要在三更半夜到她参加聚会的地方接她回家，第二天又要找时间带她上裁缝店去置办衣服，还得找出不是“有钱少才”就是“有才少钱”的理由，来打发不适当的交往对象。我也学到了很多：“小可爱”就是女人的内衣；“长礼服”和“套装”就是所谓的衣服，而嘴上无毛的大二学生不是“小男生”，是“小男人”。哈尔斯比较不需要我面授机宜，而且由于那年冬天他们都拿到了他们母亲留下的遗产，我的职责就停留在纯粹的道义层面上了。哈尔斯理所当然地买了汽车，我也学会不去看车上的速度显示仪，之后则是绝不下车去查看被车撞倒了了的狗，因为人们容易为了宠物而闹得不愉快。

所有的再教育使我成为了跟得上时代的单身姑姑，到了转年春天，我就尽如“侄”意了。所以，当哈尔斯提议到阿第隆达克山脉露营，而葛屈德想去巴尔港时，我们相互妥协，改成去一家不错的乡村别墅。那里附近有一座高尔夫球场，开车就能到镇



上，医生也可由电话随时联络上。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阳光居室”。

我们走出屋外，视察一下周围环境，还真是名副其实。它那令人欢愉的外观，丝毫未曾流露出任何不寻常的迹象。只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有些异样，那就是：留在这里掌理一切的管家，数天前从别墅搬到园丁小屋住去了。由于小屋离得很远，我想，不管是大火还是窃贼，都能在别墅里大行其道。

“阳光居室”占地广大，主体部分建在山丘之顶，向四周蔓坡而下的是无限延伸的一片绿地，一直到马路边上才有修剪过的树枝。在这片山谷大约好几英里远的地方，就是绿林俱乐部了。对那个地方，葛屈德和哈尔斯简直着迷了。

哈尔斯说：“老天呀，那里应有尽有！风景、空气、甜美的水质和完善的道路。至于屋子，如果有英国安妮王朝式的前院和玛丽安妮王朝式的后院，那套简直大得就像医院了。”

这话有些荒谬，因为房子完全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样式。我们当然就选定了这个地方。我可不愿意住在那种虽然舒适但大得离谱、又太过偏僻且找不到佣人的地方。我颇为自信的地方就是：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我绝不会怪哈尔斯和葛屈德带我去“阳光居室”。还有一点，即使在“阳光居室”发生的一连串灾难并无其他效应，它却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从某个可能身披兽皮，以追捕猎物为生的半开化祖先那儿，我遗传到了追踪的本能。倘若我是男人，我可能是个追捕罪犯的高手，就像身穿羊皮的祖先追捕野猪一样，绝不妥协与善罢甘休。或是作为未婚女性，由于性别之碍，我生平第一次碰到犯罪事件，可能也就



是最后一次了。可是它确实是那样一件让人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的大事。

别墅主人是保罗·阿姆斯特朗，他是商人银行的总裁。我们住进“阳光居室”的时候，他跟妻子女儿，还有家庭医生华克到西部去了。哈尔斯认识他的女儿露易丝，前一年冬天曾对她大献殷勤。虽然她很迷人，可是哈尔斯总是容易对女孩有意思，我也就没有把这回事放在心上。我是通过孩子们有点钱在他银行的关系，以及据说他儿子阿诺曾伪造他的签名开出巨额支票的传言，才知道阿姆斯特朗先生的名字的。但我对那个传闻没兴趣。

哈尔斯和葛屈德被我赶了去参加一个聚会，自己则在五月一日就先动身前往“阳光居室”。那儿路况很糟，倒是绿树成阴，屋子四周也还有郁金香开着，满地枯叶的树林中传来阵阵杨梅的芳香。从车站开出不到一英里，车就陷入了泥坑。这时，我发现有一家银行，墙上缀满了娇小的勿忘我。小鸟（不要问我是什么鸟，除非它们身上有某种鲜明色彩的显著标记，否则在我看来，它们都是一样的）在树枝上啁啾，到处是一片祥和景象。到了黄昏，蟋蟀开始鸣叫，搓动后腿——或是做了什么动作——噪鸣声起时，生长在都市里的丽蒂，竟然感到有些意气消沉。

我们很安详地度过了第一夜。之后，每晚临睡觉前，我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头还能在枕头上枕多久，或在我的双肩上留多久。

第二天早上，丽蒂和我的管家瑞尔斯顿太太有点意见不合，



结果瑞尔斯顿太太搭上午十一点的火车走了。吃过午饭后，仆役长柏克那儿又发生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右腹疼痛得很厉害。当我知道时，情况更恶化了。于是到了下午，他也进城去了。

那晚，厨娘的妹妹生了一个孩子——厨娘眼见我面有犹豫之色，略加思索之后，便强调这是“双胞胎”。总之，到第三天中午的时候，操持家务的人，全家上上下下就只剩下丽蒂和我了。可是这屋里有二十二个房间和五个卫浴啊！

丽蒂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往城里走，可是送牛奶的男孩说，阿姆斯特朗先生的黑人仆役长托马斯·詹森正在绿林俱乐部当服务生，他可能愿意回来。尽管我向来对于挖走别人家的佣人颇多顾忌，但面对的既是公共机关和业管机构，似乎就不再太讲天良了（只要看看我们是怎样不假思索地对付铁路局和公共交通局就知道）。所以，我给俱乐部拨了电话。大约晚上八点的时候，托马斯就来见我来了。可怜的托马斯！

哈！结果就是，我用高得离谱的工资，当场就雇用了托马斯，还答应让他住在园丁木屋。从我们租下“阳光居室”起就空着了。托马斯是位老人了——满头白发，胸背有些伛偻，但满脑子都装着没完没了的个人尊严——他手握着门把，吞吞吐吐地说出他的忧虑。

“不是我多嘴，瑞秋小姐。几个月以来，这里发生了几件不寻常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会儿门这儿吱呀吱呀响，一会儿窗户那儿又‘砰’的一声关上。可是，当人们去把门窗关紧时，却不见半个人影。我想住在别的什么地方。”

托马斯的一席话，直听得丽蒂一声尖叫，脸色发青。那晚，



她就一直紧跟在我身旁不出十英尺的地方。置身于这座大屋子里，她连自己的影子都怕。不过，我可不是那种轻易就能被吓倒的人。

跟托马斯细说我们只有两个女人在家，那晚他得住在主屋的原委，简直是白费口舌。他礼貌地坚持自己最初的意见，但是他说，明天他会一早就过来。如果我把钥匙给他，他还会顺便将早餐带过来。

我只得站在宽大的走廊上，目送他沿着屋子前面的阴暗车道走去，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气他胆小如鼠，一方面又为能找到他这个帮手而谢天谢地。其实，早在我一进屋里时，就在大厅门上上了两道锁。即使这样，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丢人的。

我很严肃地对丽蒂说：“丽蒂，去把主屋其他的地方都上了锁，然后上床去。你站在那儿只会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像你这种年纪的女人，应该有更多的常识才对。”

只要一提到年龄，就会让丽蒂神经紧张。她总说自己是四十岁，但那分明是撒谎：她母亲是我祖父的厨娘，所以，丽蒂的年纪至少和我一般大。但那晚她对此毫不介意。

她颤抖着说：“瑞秋小姐，你不会是要我去锁上所有的门窗吧？上帝，会客室和桌球室那一边就有一打的法式落地窗呀，而且每一扇都正对着走廊，大门敞开。玛丽还说，昨晚她去关厨房门的时候，有人就站在马房旁边。”

“玛丽是个笨蛋！”我断然回答道，“如果那儿真有人，她早就积习难改，邀他到厨房去，把一小时前晚餐吃剩的东西拿来请他吃了。好了，别再乱想了，把主屋的门窗锁上，睡觉去。我还要看



一会儿书。”

可是丽蒂紧闭着嘴，站在原地不动。

“我还不想睡觉，我要去准备行李，明天就走。”

“你不会做这种事的。”我打断她。我和丽蒂之间，彼此常常想起分手，但绝不会俩人同时起此念头。“你要是害怕，我就跟你一起去锁门窗。可是拜托你，不要老是藏在我背后。”

“阳光居室”属于那种规模雄伟的典型避暑建筑。设计它的建筑师在一楼尽可能的舍弃墙的格局，改用拱门和圆柱，使房子显得清凉和宽敞，但毫无舒适感。我和丽蒂去把一扇窗锁上时，发出的声响又从远处回传过来，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屋里不愁没灯光（全靠村里的电厂提供电力），可是长廊中擦得发亮的地板和在出人意表的角落中反映着我们影像的镜子，让我觉得自己也感染上了丽蒂愚蠢的恐惧。

主屋大致呈狭长的长方形，正门就在这长方形长边的正中央。铺满红砖的入口直通简朴的大厅。在大厅右侧仅隔一排梁柱之处，是宽大的起居室。再过去是会客室，走廊尽头就是桌球室了。走出桌球室，位于最右侧的是一间工作室或棋牌室。里头有个面对东厢房的小厅，从东厢房那儿可以登上一道狭窄的螺旋楼梯。那时哈尔斯曾大手一挥说：“你瞧，瑞秋姑姑。这幢房子的建筑师在某些方面想得挺周全。阿姆斯特朗和他的朋友可以坐在这里打一整晚的牌。然后，便在清晨踉踉跄跄地爬回自己床上，无须烦劳家人打电话请警察来处理。”

我和丽蒂一直走到棋牌室，打开所有的电灯。接着，我向棋牌室通往走廊的侧门走去，检查门窗是否锁上了。

一切都安全无误，丽蒂这时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可是她才说着硬木地板竟然满是灰尘时，灯光一眨眼就全灭了。我们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我想丽蒂是因为吓呆了，不然早就尖叫出声了。然后我抓着她的手臂，一起走向面对走廊的落地窗。灯光又突然地由明转暗，使得落地窗显得鲜明醒目。透进来的长方形灰色光影中，我们瞥见一个人影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正朝屋里窥探。再正眼瞧去，只见那人冲过走廊，消失在黑暗中。

